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五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廣博物志卷五十

明 董斯張 撰

蟲魚下 介蟲 諸水蟲 諸蟲豸

齊景公渡河黿銜左驂没之衆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劒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黿也殺之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涌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也晏子

靈帝時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為黿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續漢書搜神記宋士宗母宣騫母事同不重録

黄河中舊不生黿忽得一以獻虎佛圖澄見而歎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後果如言也十六國春秋

訶條之國有鼉焉能吐食飲以濟饑乏者

鼉一名土龍能横飛不能上騰

郭璞睡時有人見形變鼉云是鼉精文選注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周禮

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上

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手虺尾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聾山海經

伊水多三足龜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上

大蒙神龜出於溝壑初學記

磁石上飛雲母來水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淮南子

龜鼈之類無雄蜂蝶之類無雌郭璞云

龜得鑑則失溺瑇瑁得醯則甲脫鷄鶩聞磨聲則䰍虵

食茄則醉

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

神龜三百歲游蕖葉之上三千歲游卷耳之上宋書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

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虵頭龍

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說苑

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

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逸禮

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

方之圖腹有五嶽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拾遺記

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科斗書記開闢已来帝命錄之謂之龜歷伏滔述帝功德銘曰神書龜歷之文述異記

堯時與羣臣賢智到翠嬀之川大龜負圖来投堯堯勑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歸還水中龍魚河圖

禹所穿鑿之處皆以清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拾遺記

越王勾踐恃十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于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韓子

數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中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述異記

葛玄指蝦蟆使飛龜使舞神仙傳

孔愉經餘亭於龜溪中龜中流左顧後以功封餘亭侯

及鑄侯印而龜左顧更鑄亦然印工以聞愉愉悟乃取佩（晉中興書）

餘姚縣倉封閉甚密而年年輙大損耗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斷毀龜口於是無復虧減（異苑）

東北巖海畔有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述異記）

張駿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經九日六月丙戌甍於正德殿（十六國春秋）

苻堅建元年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紋負八卦古字堅命作石池養之食以粟後死藏其骨于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即有人夢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未幾為謝玄破于淮淝異苑

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或見一大龜如車輪四足各攝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黄龜從其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頭若有意焉因共隨逐即

得出路一人無故取小龜剖以為臛食之須臾暴死惟不敢肉無恙上

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萬歡字并有卦兆南齊書

建城縣昌城田獲四目龜一頭下有萬齊字

臨江郡民劉景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上龜背浮行十許里及一高岸龜遂失之九江記

秣陵令中山劉沼梁天監三年為建康監與門生作食次竈裏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燔炙為弊劉為設齋會放之於婁湖劉俄遷秣陵令續異記

陸法和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龜龜乃入草神僧傳

庾信死後化為老龜法苑珠林

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官每有人来挑宮人司宮以聞帝

曰門衛甚嚴人從何而入當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來但砍之其後夜來登牀宮人抽刀砍之若中枯骨其物走落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尺餘其上有刀痕殺之遂絕五行記

陳嚴恭者陳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得五萬錢往揚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揚州數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黿將詣市賣之恭念黿當死因請贖之謂黿主曰我正有五萬錢願以贖之黿主喜取錢付黿

而去恭盡以黿放江中而空船詣揚州其黿主别恭行十餘里船没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母曰恭皃揚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怪愕恭死因審之客曰皃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小濕留客言設食客止明旦辭去後月餘日恭還家父母大喜既止而問附錢所由恭荅無之父母説客形狀及附錢月日乃贖黿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黿也法苑珠林

昔波羅柰國有一商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淵迴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衆商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悲救濟我也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衆人即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殺龜頭諸商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識恩曰我儕饑急誰能念恩輙便殺龜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大羣象蹋殺衆人上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昔有一河名波利耶多隋言彼節

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鬘師其人有園在彼河側而

彼河內時有一龜從水而出至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

經歷蹋壞其華時園主主見龜壞華園主即捉置於一

筐篋中欲殺食彼龜作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

此園主即向園主而說偈言我從水出身有泥汝且置

華洗我體我身既有泥不淨恐畏汙汝篋及華時彼園

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今不得不取其言我

洗其身勿令泥汙我之華鬘作是念已即手執龜將向
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人即提龜出置於石上是時彼
龜出大筋忽投水時華鬘師見龜沒水作如是言奇
哉是龜乃能如是誑逗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令
出水時華鬘師即向彼龜而說偈言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親舊甚衆多我作華鬘槃汝咽恣汝歸家作喜樂
爾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妄言誑我彼師母患著
渊其姊採華造鬘欲賣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誑我

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時彼龜向華鬘師而說偈言汝家造酒欲會親廣作種種諸味食汝至家内作是語龜肉煮已脂椹頭本行經

昔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邉樹下學道十二年中貪想不除紛心散意但念六欲目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心法身静意遊曽無寧息十二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樹下共宿須史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復有水狗饑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啗

龜龜縮其頭尾及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啗水狗小其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奈何遂便得脫於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有活命之鎧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答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壞神去生死無端皆意所造宜自勉勵於是化沙門即說偈言藏六如龜防意如城慧與魔戰勝則無患法句經

龜人掌取互物互謂有甲介者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籍投也刺

於泥中以取貍鱵之物蜃大蛤也生育之時不可取故云以時春獻鼈蜃龜魚凡此皆以避其生育之時祭祀共𧓍蚳以授醢人凡掌邦之籍事周禮記

從水中多三足鼈枝尾食之無蠱疫山海經

海中多朱鼈狀如胏有四眼六脚而吐珠南海志

一足鼈池精名髮頊白澤圖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修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

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國語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韓非子

褒離國王侍婢有身生子主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捐之于溷中猪以氣噓之徙馬閑馬以氣噓之王乃令其母收畜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以弓擊水魚鼈

浮為橋東明得渡因都王扶餘之地魏略

仁壽中崔弘度檢校太府卿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曰美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輩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大汗流無敢欺隱隋書

昔者菩薩為大理家積財巨億常奉三寶慈向衆生觀市覩鼈心悼之焉問價貴賤鼈主答曰百萬菩薩答曰

大善將鼈歸家臨水放之覩其游去鼈於後夜來齧其門㤜門有聲便出見鼈語菩薩曰吾受重潤身得獲全無以答恩水居之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必為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迎答曰大善明晨詣門如事啓王王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言遷下處高時至鼈來洪水至矣可速下載尋吾所之可獲無患船尋其後有虵趣船菩薩曰取鼈云大善又覩漂狐曰取鼈云亦善有覩漂人搏頰呼天哀濟吾命曰取鼈曰愼無取也此人心

僞尠有忠信背恩追勢好為凶逆菩薩曰蟲類爾濟人類吾賊豈是仁哉吾不忍為也於是取之鼈王悔焉遂之豐土鼈辭曰恩畢請退答曰吾獲而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者必當相度鼈曰大善鼈退虵狐各去狐以穴為居獲古人伏藏紫磨黄金百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馳還白曰小蟲受潤獲濟微命蟲穴居之物求穴以自安獲金百斤斯穴非家非塚非刼非盜吾精誠之致願以貢賢菩薩深惟不取徒損無益於貧民可以布施衆

善狀濟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覩焉曰分吾半矣善薩即以十斤惠之漂人曰爾掘塚刼金罪應柰何不半分之吾必告有司答曰貧民用者吾欲等施爾欲專之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薩見拘無所告訴唯歸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衆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今吾也虵狐會曰柰何斯事虵曰吾將濟之遂銜良藥開關入獄見菩薩狀顏色有損愴而心悲謂菩薩言以藥自隨吾將齚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濟者賢者以藥自聞傳

即瘳矣菩薩黙然虵有所云太子命欲將殯王令曰有能濟兹封之相國吾與參治菩薩上聞傳之即瘳王喜問其所由本末自陳王悵然自咎曰吾闇甚哉即誅溧人大赦其國封為相國執手入宫並坐談論佛法遂致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吾身國王者彌勒是鼈者阿難是狐者鶖鷺子是虵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六度集經

蠻亦名執火

軍行地無故生蟹者宜移居吉述異記

海上有蟹大如錢腹下又有十蟹名曰蟹奴桂萱錄

黄帝時日蟹虹螾蝺蛄牛蟻黄神黄爵白澤解廌之瑞府巳虚日路史

善苑國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殻勝於黄膠亦謂之螯膠勝于鳳喙之膠也述異記

昔有人行海得洲本甚茂乃維舟登岸爨於水傍半炊而林没於水遽斷其纜乃得去詳視之大蟹也異物志

虷江似蟹而小十二脚

擁劍一名桀步蟚蟹之類

十二星宮有巨蟹焉釋典

合澗有壯蠣亦有蠔其土人重之語云得合澗一蠣雖不足豪亦可以高

姑勞如車螯而殼薄臨海志

朱登為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蘧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於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横行一世天下呼蟛蜞為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蟛蜞

成都舊事

劉臻好噉蜆以父名顯音同父諱呼為扁螺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蠣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謝靈運答弟書

夏統奉親拾蟛蛾以資養

蘆雉似蛤蜊殼小薄耳臨海志

夏桀德衰飛蛤滿野周書

有大螺名躶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卵著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世則浮于海際焉拾遺記

仙藥有白水露蛤漢武內傳

王融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未相識照畧顧眡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禮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曜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何也昭畧

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物宋書

周天和元年夏齊冀州人於蜯蛤中得瑶環一雙三國典畧

隋帝嗜蛤所食數逾千萬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悔不食續酉陽

昔佛在世時到瞻婆羅國迦羅池邊為衆說法時彼池中有其一蛤聞佛池邊說法之聲即從池出入草根下

聽佛說法時有一人持杖放牛見佛在坐為衆說法即往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著蛤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善見律論

螺亭在南康郡昔有女採螺為業曾宿此亭乃見衆螺張口而至便亂噉其肉故號此亭為螺亭述異記

鸚䳇螺形似鳥故以為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虫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虫出庾闡所謂鸚䳇內遊寄居負殼者也異苑

晉安書生謝端嘗于海岸觀濤得一大螺剖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為君作婦端以為妖呵責遣之女歎息升雲而去述異記

常州宜興縣有鰥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為縣吏性恭順積數年忽于水濵得一白螺遂拾歸以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十餘日堪謂隣母哀其寡獨故為之執爨乃畢謝隣母母曰君近得佳麗修事何謝老身堪曰無因問其母母曰子每入縣後便見一女

子可十七八容貌端麗衣服輕豔具饌訖即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為乃密言於母曰堪明日當稱入縣請於母家自隙窺之可乎母曰然明旦詐出乃見女自堪房出入厨理爨堪自門而入其女遂歸房不得近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護泉源力勤小職哀君鰥獨勅余以奉媲幸君垂念無致疑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閭里傳之頗增駭異時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謂堪曰君熟于吏能久矣今要蝦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

須納不應此物罪責非輕堪唯而走出度人間無此物求不可得顏色慘沮歸述于妻乃曰吾今夕殞矣妻笑曰君憂餘物不敢聞命二物求之妾能致矣堪聞言憂色稍解妻出取之少頃而到堪得以納命令視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終欲害之一旦又召堪曰我欲蝸斗一枚君宜速覓此若不至禍在君矣堪承命奔歸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乃為取之良久牽一獸至大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蝸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其

糞火君速送堪將此獸上宰宰見之怒曰吾索蝸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糞火宰遂索炭燒之遺食食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為令除火掃糞方欲害堪火飈暴起焚爇墻宇宰身及一家皆為煨燼乃失吳堪及妻原化記

石崇家稲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晉史

蚶名魁陸爾雅

紫蚢如渠洪蚶專車江賦以下諸水虫

蟈氏如赤犮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若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周禮

壺涿氏如蟈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為陵上

藟山湖水出焉東流於食水其中多活師活師蝦蟇也蝦蟆大者名田父洽聞記

蛙大而青脊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大陶隱居本艸注

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鈎注居之去則止

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

以五月五日日中時之

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矢

皆反還自向也抱朴子又云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

秋蠹與蝦蟇鬬漢武有南越之師黄蝗與白蝗鬬東魏

有宇文之逼

蝦蟇為鶉水蠆為蟌莣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淮南子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蝦蟇也上

蝦蟇日夜鳴口乾而人聽之鶴雖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乎墨子

數丸形似蟚蜞竟取土各作丸丸數滿三百而潮至一曰沙丸襍俎

卞郴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南齊書

沈僧照別名法朗為山陰令時武陵王紀為會稽宴集池亭哇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照咒厭便息日晚王欲其復鳴僧照曰王歡已闌令汝恣鳴即喧聒梁書

長老莎伽陀降伏菴婆羅提陀惡龍及為酒困不能折伏蝦蟇梁武斷酒肉文

須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蟇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法苑珠林

舜攝天子有援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金樓子

吳南陽滕修為廣州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交廣記

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截紫桂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為棲息之處馬丹常折蝦鬚為杖

後棄杖而飛鬚作為丹亦在海傍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説禬之嘉草攻之凡歐蠱則令之比之周禮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赤犮氏如翦氏掌除墻屋以蜃炭攻之以灰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並上

螧蛣蟬也閶蜩蟪也蟧蝒馬蜩也蛥蚗螲也蟪蛄蛉蛄

螮蟧蛁蟟也蛾蛘玄駒蝎蟞蜉螘也蛢蛾也地膽虵要
青蠚青蠵也杜伯𧍢蠆蠍也景天螢火𧍷也蛭蛒蝆蝺
地蠶蠹蟦蠀螬蟐蠯𧊅蚭蚨虶蚰蜒也蛛蝥冈工蠾蛥
蝳蜍也蛺蜷蟞蚨也蚤趗織蚟孫蜻蛚也炙鼠津姑螻
蜮蟡蛉蛄螻螻姑也蛆蟝馬蟓馬蚿也蠓螉蜂也蟪螠
也尺蠀蠖蟭也蚴蛻上蜂蠮螉也芊芊齕眩螗蜋也蟳
蟭鳥洟冒焦螵蛸也蟅蟒蚮也螽蝑蠢蚕也蝍蛆吳公
也馬踐蠽蛆也蜻蛉蛪蛉倉螘也蛷螋蟱蛷也蠹蠪蝪

也蛪蟔蚆也朝蜏孳母也孑孓蜎也螽蝗蚯蚓蜿蟺引無也負蠜蟅也飛蠊飛蠊也虎王蝟也沙蝨蝢蜁也天杜蟻蜋也白魚蛃魚也土蛹蟲蠁也樗鳩樗鷄也螌蝥晏青也蝮蜻蛻也蟱蝺魚伯青蚨也蚲蠵蠚蝔蛘也廣雅

腐草之為螢也朽葦之為蛬也稲之為蛩也麥之為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自無知化為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為麞也蛬之為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搜神記

蠶之種八曰蚖蚙（三月績）柘（四月初績）蚳（四月績）愛珎（五月績）愛（六月末績）寒珍（七月末績）四出（九月初績）寒（十月績）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脫

蜉蝣不食不飲二日而死（淮南子）

體龍頸而驥喙邁皦素於羔羊（閔鴻蠶賦）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壯馬一疋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絶韁而去徑至

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恠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于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為婦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蹷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

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世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為馬星蠶書云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教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菀窳婦

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為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搜神記

伏羲化蠶西陵氏始養蠶皇圖要覽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瓮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

故濟陰人世祠桑蠶設祠室焉列仙傳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衆行即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姊姒輩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姒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搜神記

劉薩何師晝在高塔為衆說法夜入繭中以自沉隱旦從繭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為蘇何稽胡何稽胡名繭也

以從蘭宿故以名焉故以彼俗村村佛堂無不立像名胡師佛也梁高僧傳

螢火一名耀光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作燈古今注

螢火一名即炤爾雅

王梁有螢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有五色蝙蝠黄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挂黑者如鳥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

石穴穴上天視日出入恒在其上拾遺記

務成子螢火丸方云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從道士尹公授其方合而佩之永平中於武威北界遇虜戰敗為冦所圍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馬數尺矢輒墮地終不能中傷虜以為神人乃解圍去神仙感應篇

張讓段珪刼少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帝與王夜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還宫後漢書

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古今注

昭王思諸神異有谷將子學道之人也言於王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虛無之術不踰一年王母將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丘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為佩此是神蛾之火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仙遊員丘之上聚神蛾以瓊筐盛之使玉童負筐以遊四極來降燕庭出此蛾

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與拾遺記

楚莊王時宮人一旦化為野蛾飛出述異記

蠐螬化為復育轉而為蟬論衡

昔人稱雞有五德子以為蟬亦有五德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吸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陸雲寒蟬賦

促織一名投機莎雞一名絡緯古今注

蛺蝶大者曰鳳子一名鳳車上

蛺蝶一名春駒採蘭雜記

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祭時有蝴蝶一二百降祠所饗其食近之不驚徹饌後羣去捉之者病

晉義熙中烏傷葛輝夫在婦家宿三更有兩人把火至堦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成蝴蝶繽紛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搜神記

魏收字伯起輕薄尤甚人號為驚蛺蝶北齊書

蜂燕趙之間謂之蠓螉大者有蜜或呼笛師方言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拾遺記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餞之原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覆射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縣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長

足吐絲成維尋網求食利在昏夜〻䵹也舉坐驚喜管輅傳

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衆中有兩比丘一名精進辯一名德樂止共聽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當勤精進為衆善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

其教詔便即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往睡眠如是
煩亂不能自定詣泉側坐欲思惟復生眠睡時精進辯
便以善往而受之化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螫之時德
樂止驚覺而坐畏此蜂王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
下螫其胸腹德樂止驚心中懅悸不敢復睡復泉水中
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往華上食甘露味時
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睡眠思惟蜂王觀其
根本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汚泥

中身體沐浴已復飛還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說偈言是食甘露者其身得安隱不當復持歸徧及其妻子如何墮泥中自汙其身體如是為無點毀其甘露味又如此華者不宜久住中日没華還合求出則不能當須日光明爾乃復得出長夜之疲冥如是甚勤苦時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佛者譬甘露聽聞無猒足不當有懈怠無益於一切五道生死海譬如墮汙泥愛欲所纏裹無智為甚迷日出衆華開譬佛之色身日没

華還合世尊般泥田值見如來世當勤精進受除去睡陰葢莫呼佛常在深法之要慧不以色因緣其現有著者當知為善權善權之所度有益不唐舉而現此變化亦以一切故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解諸法本逮阤隣尼六度集經

徐邈晉孝武帝時為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覺邈獨在帳内似與人共語有舊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天時微有光始開牕户瞥見一物從屏風裏飛出直入鐵

鏤中仍逐視之無餘物唯見鏤中聚菖蒲根下有大青
蚱蜢雖疑此物魅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
入邈夢云為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絶相去雖近有若河
山邈得夢甚悽慘門生知其意乃微發其端邈初時疑
不即道久乃語曰我始來直便見一青衣女子相從前
度猶作兩髻姿色甚美聊試挑謔即來就己且愛之仍
溺情亦不知從何處至此兼告以夢門生因具以狀白
亦不復追殺蚱蜢廣記

紺繙蜚虫也如蜻蛉七月羣飛闇天云是蝦化古今注

方言曰蜻蛉謂之蝍蛉郭註云江東呼為狐黎古今注云蜻蝏小而赤者名赤卒一名絳綬一名赤弁丈人色青而大曰蜻蝏小而黄曰狐黎陶隱居曰蜻蝏一名諸乘有赤黑青黄不同蝏一作蜓

蜻蜓一名桑根說文一名白宿呂覽注淮南人呼康伊方言

蜻蛉一名負勞爾雅

楚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援弓

射之拂左翼尸子

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懶婦驚催寔月令

黄帝時有大螻如羊宋符瑞志

廬陵太守平原龎企字子及自説其乃祖非罪繫獄時有螻蟈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當活我因投食與之食盡復來形稍大數月形如豚及當形螻蟈夜掘壁為孔以出龎氏常祠螻蟈焉搜神記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女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

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臠留以示皃皃還見之欲送婦向縣未及而雨雷震失其婦俄而婦從空中落身衣如故而易其頭為白狗頭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以不孝姑為天神所罰夫以送官時乞食於市復不知所（冥報記）

䵷鼅謂之蠾蝓

蜘蛛長股者俗呼喜子又謂之喜母又名絡新婦（海錄）

重耳奔齊見蜘蛛布網曳繩執豸而食曰人之有智不

如蜘蛛 符子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虫觸之而死乃嘆曰吾生亦如是耳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為蜘蛛隱 金樓子

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往來不絕心緒昏錯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形如斗樣緣牀就琅便燕爾怡悅母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復 異苑

螳螂世謂之天馬亮豫謂之拒斧 淮南注 齊杞以東謂之

馬穀方言一名研父說文

蝘蜓一名龍子一曰守宮善上樹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為蜥蜴短大者名蠑螈一曰虵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螫人一名玄螈一曰緣螈古今注

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蠦蝘蠦蝘兩音或謂之蜇易南陽人又呼蝘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音析南楚謂之虵醫或謂之蠑螈荣原兩音東齊海岱謂之蜿蜒似蜇易大而有鱗今所在通言虵醫耳斯侯兩音北燕謂之祝蜒音延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

鳴謂之蛤解[似虵醫而短身有鱗采江東人呼為蛤蚖音頭頷汝頹人直名為蛤蚧音解誤聲也]

方言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跳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魚還水底蜥蜴還草中[三教珠英]

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咒令叩頭又咒令吐血皆從所教如似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故俗呼為叩頭蟲[異苑]

縊女蟲也一名蜆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昔齊東郡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縊俗傳

此婦骸化為蟲故以縊女名蟲也

海曲有物名蛇公形如覆蓮花正白並上

蟲有蚘者一身兩口爭相齕也遂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韓非子

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為懶婦古今注

釋道貢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秦中兒童戲曰顛當顛牢守門蝃蝓冠汝無處奔顛當

當蟲也爾雅謂之王蚨蝪

東鄙姜為蜆樂浪尉為魚有曹氏之子為蠐螬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婢誤以履践殺一人遂有數百人著線麻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皆是鼠婦作湯澆殺遂絶搜神記

益符虫一名無舌可療閉疾本草

南方有虫名蠍蝺一名蛚蠋又名青蚨形如蟬而稍大

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搜神記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鏟背上有黑黄襴稍觸則斷嘗趂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雜俎

蚍蟱在孔穴中及草木稠密處作網如蚕絲為幕絡伺蠅蚋觸網則出擒食之形如蠅虎身有毛斑陶隱居本草

江浦之間生麼虫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觥俞師曠方瞑垂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黄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列子

蠅虎蠅狐也一名蠅蝗一名蠅豹古今注

虒郡有虫名謝豹人也抱耻死其䰟為虫潛行地謝豹

中羞見人掘出之猶以足覆面作忍耻狀雜俎

吾初讀莊子蚘二首韓非子曰虫有蚘者一身兩口爭

食相齕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

解者按爾雅諸書蚕蛹名蚘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

後見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顏氏

家訓

宋明帝嗜蜜漬𧒂蛦每啖數升宋書

蠅醜扇青蠅之類好搖翅自扇爾雅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北史

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兒小即為沙彌共父入村乞食村遠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其父推父墮地應時而死佛言我知汝心無有惡意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睡卧多有飛蠅數來惱觸父令逐蠅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即殺其兒亦非惡意今還相報賢愚經

惠帝時洛陽南山有虫作聲曰韓屍識者以為韓氏將屍戮俄而韓謐被誅晉書

蓼虫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也本不可失文子

蝙螺生子深目黑醜雖飾相就人人莫取易林

蜉蝣戴盆不能上山上

短狐上弩於孟夏之朔浮游羣死於白露之朝

東海有鼇焉冠蓬萊而遊於滄海有紅蟻者聞而悅與

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鼇之行月餘鼇潛未出也數日風止海中隱淪如岳其高槩天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乎我之戴粒也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符子

晉太元中桓謙字敬祖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𧉧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為羣部陣指麾更相撞刺馬既輕快人亦便捷能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槊刺取逕入穴中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

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異苑

孟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帝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中云恒有女著青裙白領巾來就其寢毋聽聞薦下有聲歷歷發之見一青色白纓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于時咸謂雙暫同阜螽矣上

石勒時淳觚曰羌婦産一卯大如盂剖之有虫如巨蟻雙足立行十六國春秋

董昭之乘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遑遽畏
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烏衣人
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見濟之恩君後有急難當
相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刼盜昭之被横録為刼主繫
餘姚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
之具以寔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
其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
不及也既寤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

遇赦遂得無他齊諧記

陳後主時隋軍至蚯蚓盡出森然如植箭陳氏水鄉江蚯蚓土虫象陳氏自稱土德盡出明傾其窟穴以曲歸直是歲隋平陳廣五行記

愚癡多故受蚯蚓蟣蜋螻蟻鵂鶹角鵄之屬諸騃虫鳥法苑珠林

昔有小國有好林藪有五道士於中學道有一比丘得六神通有一沙彌年始八歲共在山中各一面坐師知

沙彌命餘七日即語沙彌汝父母思汝汝可歸家八日早來沙彌歡喜稽首而去道逢大雨流潦滂沛地有蟻穴流水欲入沙彌念曰我佛弟子一者慈心二者活生即便壅土決水令去沙彌歸家無有他變八日晨還師遥見之怪其所以七日應死今何因緣得非鬼神化現來乎即入三昧見其救蟻現世延壽沙彌至稽首作禮於一面坐師謂言汝作大功德為自知否沙彌言七日在家無他功德汝命應盡昨日以救蟻故現世增壽八

十餘年沙彌歡喜言善有報即更勤修精進不懈得阿羅漢上

雷蜞大如蚓以物觸之乃蹴縮圓轉若鞠良乆引首鞠形漸小後如蚓焉或云齧人毒深雜俎

江南有蚊母鳥夏月夜鳴吐蚊叢葦間又蚊樹枇杷熟則皮裂蚊紛然而出

河内有人甞見黍米許大人馬滿地取火燒之皆化蚊蚋飛去古今注

南方蚑翼下有蜚虫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未常曾有復成九子蜚而俱去蚑遂不知亦食人及百獸食者知言虫小食人不去也此虫既細且小曰細蟣陳因章對齊恒公小虫是也此虫長春生以季夏藏於鹿耳中名嬰娘亦細小也神異經

江南有吐蚑之鳥塞北有蚑母之草南中有産蚑之木

齊桓公卧于栢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為於邑白鳥營肌而求飽寡人因之開

翠紗之幬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嗺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為之破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矣金樓子

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脁化為蜮射人搜神記

荆州南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極寢處於其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吁可怪哉

子金樓

元嘉五年秋夕豫章胡充有大蜈蚣長三尺落充婦與妹前令婢挾擲婢纔出户忽覩一姥衣服臭敗兩目無精到六年三月合門時患死亡相繼苑異

過去有禿頭染衣人共兒持衣詣水邊浣衣已絞曬持歸爾時大熱眼闇道中見一樹便以衣囊枕頭下睡有蚊子來飲其頭血兒見已父疲極睡卧便發惡罵云是弊惡婢兒蚊子何以來飲我父血即持大捧欲打蚊子

蚊子飛去捧著父頭即死時此樹神便説偈言寧與智者讐不與無智親愚為父害蚊蚊去破父頭法苑珠林

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嘗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咒見一雙蜈蚣長尺餘便於盤中跳足遊便飽食而歸安然無他搜神記

濡需者豕虱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國不知屠者一旦鼓臂布草操煙少而已與豕俱焦也莊子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乃相與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韓非子

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魯隱者周豐往見曰臣嘗晝寢然有羣虱之鬬乎衣中甘臣膏腴之肌餌臣項脊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日爭不息相殺者大半虱父止之曰吾與汝所慮不過容口而已奚用交戰為哉羣虱止今以七百里為君之城亦以足矣而以汶陽數畝

之田惑君之心曾不如一虱之知竊為君羞之魯侯曰善符子

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懶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illegible][illegible]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渭濩無時恕肉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虱有謗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虱者無湯沐之慮絶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

無改換搖齧不能加脫畧緩嬾復不懃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卞彬蚤賦序

太原孫廣頭上有虱不得有虱大者便遭朞喪大功小則小功緦麻

江泌性仁義衣敝虱多綿裹置壁上恐虱饑死乃復置衣中後終身無虱齊書

晉愍帝時大蝗司冀青雍螽石勒亦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

世稱南陽卓公為緱氏令蝗不入界葢以賢明至誠災虫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虫閩䖟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䖟能不入其舍乎閩䖟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虫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虫變與閩䖟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寒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䖟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虫適不入界卓公

賢名稱於世世則謂之能却蝗虫矣論衡

變復之家謂虫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虫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虫所象類之吏則虫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虫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虫形象何如狀哉虫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虫滅之時則

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為穀害或時希出而暫為害或常有而為災等類衆多應官官吏魯宣公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蝝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上

馬援為武陵太守有蝗援振貧窮薄賦税蝗入海化為魚蝦

後漢徐栩字敬卿吴由拳人少為獄吏執法詳平為小黄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過小黄界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飛去搜神記

